

郝志◎著

反恐影像：

Anti-Terrorism Images

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解读



- 电影界内首次系统解读好莱坞反恐战争电影的力作
- 多维度展现反恐战争的前世今生
- 囊括《深入敌后》《黑鹰坠落》《反恐王国》《拆弹部队》等经典战争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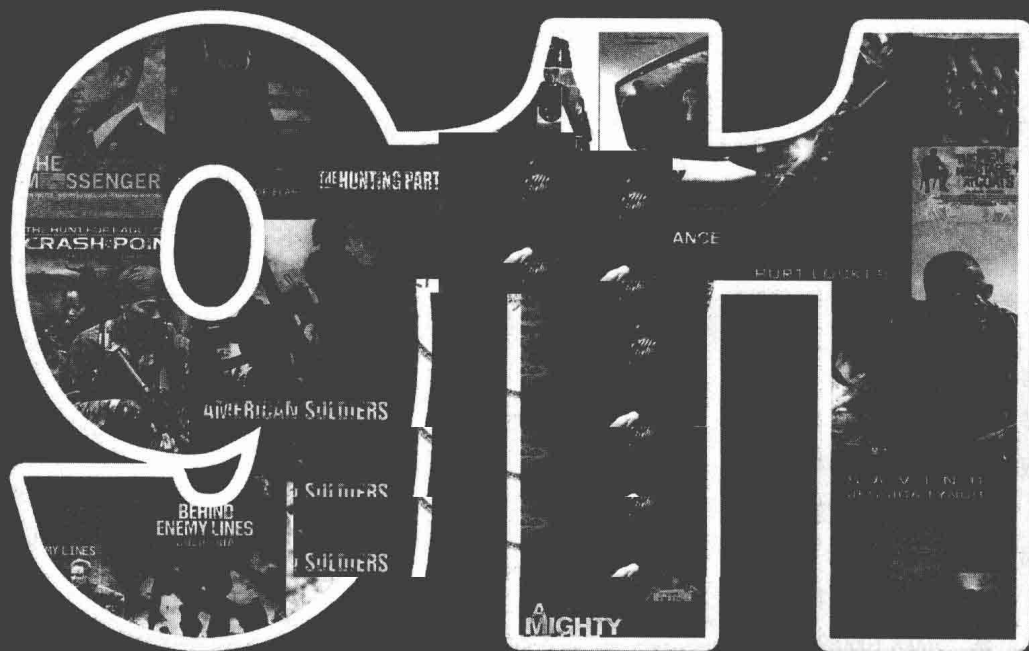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郝志◎著

反恐影像：

Anti-Terrorism Images

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解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恐影像：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解读 /
郝志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506-0236-6

I. ①反… II. ①郝… III. ①电影评论—美国 IV.
①J90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5134号

书 名 反恐影像：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解读

著 者 郝 志

策划编辑 郭济访

责任编辑 许怡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时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236-6

定 价 25.0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6)



序

集体的梦魇 I

战争，这种解决集体纠纷最高、最暴力的手段，千百年来带给了人们太多的痛苦与反思。从人类出现以来，战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身处战争中的人们——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无异于共同经历了一场集体的梦魇，这场梦魇无时无刻不伴随着生命的毁灭和社会的革命。康德甚至认为：“并非和平状态，而是战争状态，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1]，所以，在战争中体验生命、把握人性更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战争片，不仅是对战争本身的表现和体验、鼓吹或反思，更是作为一个具象的和潜在的文本折射出个人、群体以至于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思潮，它们在不断地被结构、被表达中发展变化。战争片的魅力是多元而无限的，其“携有一种永恒的创造色彩，……可谓‘世界一律’”^[2]，这种魅力是异于其他类型电影的，也是叙事者与观者所共同追求的。对于战争片的界定并没有相对严格的条文，“如果一部影片的中心情节、主题、场面或背景、人物都处在武装冲突之中，就可以算作是战争电影（战争冲突不必发生在故事时间内）”^[3]，这样一来，一些主题与战争息息相关，却又没有正面直接表现战争

[1] [德] 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6页。

[2] 托拉克著，《战争片的魅力及前景》，载《电影艺术》，2002年版，第6期。

[3] 左孝本著，《世界战争电影奇观》，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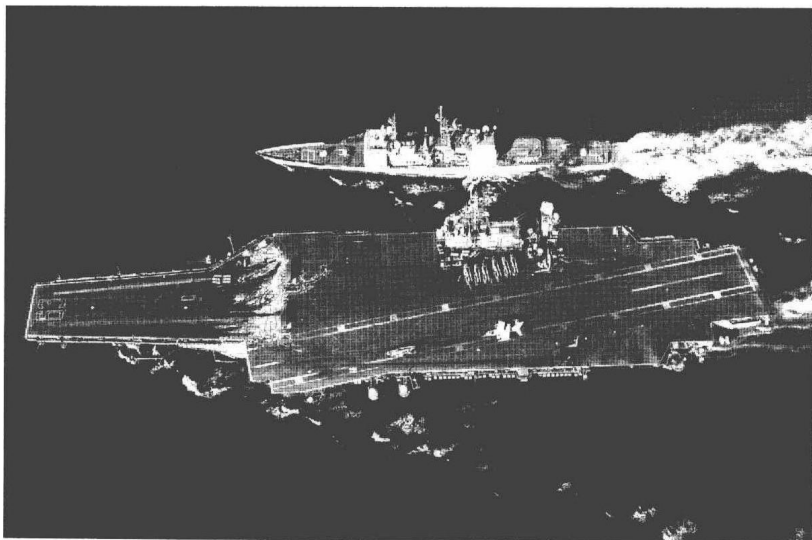
的影片，无疑也属于战争片的行列，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扩展我们的视野与研究范围。

突如其来的“9·11”事件在震撼人们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后“9·11”时代（Post-September 11），成为继“后冷战时代”之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时代划分的又一个阶段，这是一个我们正身处的时代，也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它在政治上有“单极化”与“多极化”之辩，在经济上“全球化”与“本土化”同在，在文化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兼具。

美国，被公认为这个特殊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既与冷战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在新时代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它集理想主义的目标和现实主义的手段于一身，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会对世界的方方面面产生诸多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这样的“举手”与“投足”也经常是毁誉参半的。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对于全球的安全形势以及世界的利益分配等诸多方面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而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则是这些变化的缩影。

时至今日，学界对于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很多，而从国际政治学、宗教文化学等方面对于美国反恐战略、反恐战争以及反恐文化的研究成果则颇为丰富，这些成果对于分析和理解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以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与前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都将关注点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近年来从美国战争片的总体文化背景方面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其中有相关段落涉及美国反恐战争片的研究，如蔡卫、游飞编著《美国电影研究》、陈岩著《美国战争电影研究》等等；第二，以一部或几部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分析其文化涵义、社会影响、宗教背景等方面内容，如《单边主义催生的好莱坞战争电影》、《作为道德新武器的新战争片：评〈黑鹰折翼〉和〈我们曾经是战士〉》、《困境、权威与上帝——好莱坞战争片意识形态分析》等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地从文化、政治、社会、历史、宗教以及心理等角度对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但是，整体层面的系统性研究还是空白。

“9·11”事件发生将近10年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在一步步地进行之中，反映这一题材的电影作品也层出不穷，并呈现出统一或相近的风格与特点。所以，有必要将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进行系统地研究与分析，这无疑对我们回归战争电影的本体、理解美国的反恐战争片，进而分析其中反映出的美国反恐战略与意识形态的传递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于如今经历了多年和平环境而淡忘了战争的人们应该怎样去认识战争、认识历史，也具有一定引导作用。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后“9·11”时代美国的反恐意识形态控制	1
一、“9·11”事件	1	
二、恐怖主义	3	
三、美国的反恐意识形态控制	4	
四、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控制工具	7	
第二章	美国战争片的传统流变与后“9·11”时代 美国反恐战争片的题材选择	9
一、美国战争片“歌颂”与“反思”的传统与流变	9	
二、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的影像与题材选择	21	
第三章	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的叙事策略	45
一、叙事者	46	
二、叙事时间	47	
三、叙事空间	55	
四、叙事角度	61	



第四章 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的情节类型 …… 67

- 一、善恶斗争的壮举 …… 70
- 二、坚守友情的信念 …… 71
- 三、深入重围的援救 …… 73
- 四、别具意味的复仇 …… 76
- 五、千里之外的亲情 …… 79
- 六、异国民众的救赎 …… 83

第五章 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的人物设置 …… 87

- 一、男性主人公 …… 88
- 二、女性主人公 …… 91
- 三、同盟者 …… 96
- 四、当地人物 …… 98
- 五、广阔的敌人阶层 …… 100

第六章 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的意象建构 …… 103

- 一、“意象元”设置 …… 105
- 二、意象体系建构 …… 115

第七章 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的政治文化阐释 …… 121

- 一、个人英雄主义传统 …… 121
- 二、种族优越论的颠覆 …… 126

三、媒体在反恐战争中政治功能的表现	130
四、对美国文化符号的表现	134
五、清教传统与道德理想主义	137
六、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实用主义维度	145
七、后现代性的迷思	148
结 语 何去何从	153
附 录 文中提及的相关电影资料	157
参考文献	187
后记	205

后“9·11”时代美国的反恐意识形态控制

一、“9·11”事件

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位于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突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3架民航飞机撞击并发生爆炸，世贸中心的两座摩天大楼轰然倒塌，化为一片废墟。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3234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214亿美元^[1]，而其影响世界经济的损失总量将高达3500亿美元^[2]。

这次恐怖袭击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身财产损失，同时也给美国造成了莫大的社会心理伤害，一百余年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的美国本土顿时陷于混乱和恐怖之中，它使得美国本土的安全神话被打破，对整个美国社会和政治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美国历史协会前主席乔伊斯·艾珀柏（Joyce Appleby）所认为的那样，“9·11”事件“对这代人的影响力不亚于珍珠港事件当年的影响”^[3]。

“9·11”事件的发生被美国政府认为是恐怖主义向美国的宣战，时任美国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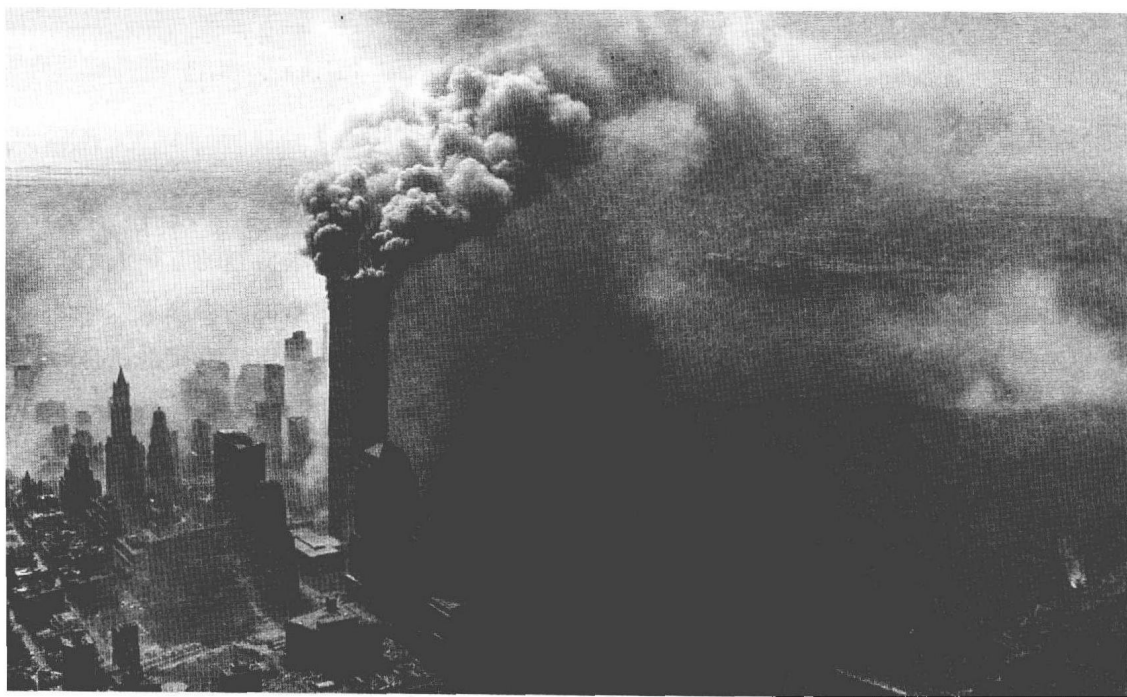
-
- [1]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商业调查》，2001年11月。载葛华勇主编，《世界经济金融回顾与展望：2001~2002年》，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 [2] 《联合国报告认为“9·11”事件影响世界经济，全球损失将高达3500亿美元》，载《人民日报》，2001年10月12日。
- [3] 转引自：李维亮、张新平编，《动荡中的秩序：世界政治经济年报2002》，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反恐影像： 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解读

统布什 (G. W. Bush) 在 9 月 11 日当天晚间的讲话中表示：“我们的自由遭到了一连串恐怖主义蓄意而致命的攻击。……恐怖主义袭击能动摇我们最高大的建筑物的根基，却触动不了美国的根基。它们能让钢铁粉身碎骨，却不能把美国人民钢铁般的意志损伤丝毫。……美国与其朋友及盟国加入全世界渴望和平与安全的人们中来，我们要齐心协力赢得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1]。这说明“9·11”事件给世界政治带来的最直接变化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迅速地转向全球范围

图1-1 “9·11”事件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无论对美国还是全世界，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1] Today, our fellow citizens, our way of life, our very freedom came under attack in a series of deliberate and deadly terrorist acts. ... Terrorist attacks can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our biggest buildings, but they cannot touch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 These acts shatter steel, but they cannot dent the steel of American resolve. ... America and our friends and allies join with all those who want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world and we stand together to w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见刘广铭、冯平、李琳选编，《外国军事文学精品·演讲篇》，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91～93页。

内的反恐怖主义”^[1]，并直接开展了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行动。

二、恐怖主义

要研究有关反恐战争的问题，就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恐怖主义，这对于界定美国反恐战争片有着重要的意义。“恐怖主义”无疑是一个被长期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它于1795年首次出现（最早的描述见于“法国 Jacobins 1793年、1794年的统治，当时他血腥杀戮10000人。‘恐怖主义’这个词的来源是指政府恐怖主义，而不是反对政府或非正式政府的恐怖主义，今天普遍采用的是后者，现在美国政府采用的恐怖主义也是属于后者的定义”）。而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却数以百计、莫衷一是，正如美国学者杰西卡·斯特恩（Jessica Stern）所指出的：“各类文献中提出了数百个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2]。

由于对于恐怖主义分析的立场不同，因此造成了对于其定义的困难，美国学者博·格罗斯库珀（Beau Grosscup）指出：“我们在给恐怖主义下定义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它是一个充满着政治性的概念，是一个被政治优先权、观点和利益的争论搞得混乱不堪的概念。常见的说法：‘一个人的恐怖主义者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战士’反映出这种困境”^[3]。其中，我们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美国的官方定义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恐怖主义研究中心（the U. 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Terrorist Research and Analytical Center）将恐怖主义界定为：为推进政治和社会目的、意在威胁或者胁迫政府、平民或者其部分而对人或者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者暴力。美国国防部（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将其界定为：意在胁迫或者威胁政府或者社会而对个人或者财产非法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暴力，通常

[1] 朱锋著，《“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美国近期的反恐怖主义政策》，载梁守德主编，《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彼”与“己”》，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2] Jessica Stern, *The Ultimate Terroris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

[3] Beau Grosscup, *The Newest Explosions of Terrorism*, (Far Hills, N. J.: New Horizon Press, 1998), P. 6.



为达到政治、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目的^[1]。毫无疑问，它们都关注到恐怖主义行为的威胁性、强制性以及心理学方面，指出恐怖主义者除了具有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外，还具有宗教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

即便有政治性的立场问题存在其中，恐怖主义的要素及类型还是基本可以界定的，“可以从行为者、手段、对象和目的这四个方面来规定和分析恐怖主义和恐怖行动”^[2]。研究人员认为，概括起来，恐怖主义无外乎有暴力性、恐怖性、政治性、系统性或组织性、伤害平民目标等几个基本特性^[3]，可以分为个人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三类^[4]，这三种类别在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的题材选择中均有所体现，特别是后两种，是影片主要表现的对象。恐怖主义手段也通常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类型，如绑架与挟持人质、爆炸、纵火、暗杀、劫持飞机、恐吓或讹诈、放毒等，这也是美国反恐战争片情节与动作设置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和桥段。

三、美国的反恐意识形态控制

有研究者认为：“‘9·11’之后，阿拉伯穆斯林和犹太复国主义更成为好莱坞的热点，影像生产的流水线高速运转，在短时间内生产了大量‘反恐’、爱国、人性和宣扬民主反对暴政的影片，以迎合美国日趋保守的主流意识形态。昔日谨慎的‘政治正确’和多元价值的自由主义倾向，被强大的‘美国中心’价值所湮没”^[5]。从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的题材设置及内容表现中可以看出，这种美国官方的反恐意识形态无处不在，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详细讨论。

[1] 何秉松著，《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2] 时殷弘著，《恐怖主义的定义和911事件的道德判断》，载魏群主编，《2001~2002东方·人文备忘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3] 李少军主编，《当代全球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3页。

[4] 详细讨论见：李惠智著，《反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67~73页。

[5] 王炎著，《奥斯威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87页。

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与美国官方反恐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宣传是密不可分的，这不仅仅体现在电影上，也体现在其对所有宣传工具的控制之中。

这种意识形态控制首先有其政治因素，美国官方与军方利用其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来宣传统治意识形态，以利于为反恐战争计划中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行动奠定坚实的舆论基础，“在政治逻辑的指引下，媒介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本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选择、编辑和播发相关内容，最终达到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目的”^[1]。任何媒体都面临如何获取信息源的问题，而对于反恐战争来说，这个问题就异常重要，没有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许可与协助，信息源的获取对于媒体来说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伊拉克战争的宣传报道中，“美国媒体上相关的声音、图片、画面、文字多是来自五角大楼、白宫、美国军方或者随军的‘嵌入式记者’”^[2]。

所以，控制了信息源，就等于控制了话语权。而媒体为了获取新闻资源则不得不自觉地将立场进行转变或模糊，否则就会失去一些机会和竞争优势。即使有什么非官方的或秘密渠道来源的消息及题材，媒体也表现得相当谨慎，“它们大多数忙于炒冷饭，而不是煮新米；忙于寻找新的视角，而不是寻找故事本身”^[3]。在美国学者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rmann）对于美国媒体宣传模式的论述中，提到了五个相互作用、互相加强的新闻“过滤器”^[4]，正是这种宣传模式使得其保证了美国统治意识形态的宣传。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控制要遵从资本逻辑，对于私营体制的美国商业化媒体来说，实现资本效益最大化才是其最终目标，所以美国官方通过对媒体的资本投入以寻求统治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首先，在反恐战争已经成为受众关心的焦点话题时，美国官方提供廉价的消

[1] 叶晓华、肖珺著，《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混血——美国反恐宣传战略及发展趋势分析》，载罗以澄、秦志希主编，《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2] 李希光著，《转型中的新闻学》，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3] [美]乔纳森·阿尔特著，蔡文之译，《美国媒体的秘密信息源》，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6期。

[4] 这五个“过滤器”是：1. 占支配地位的传媒机构不断扩大其所有权和规模，聚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利润。2. 把广告业作为大众传媒收入的主要来源。3. 传媒依靠商业公司、政府和“专家”提供信息。4. 把“反击”作为控制媒体的手段。5. 把“反对共产主义”作为控制的机制。详细内容参见：尤泽顺著，《乔姆斯基：语言、政治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22页。



息及素材，极大地降低了媒体的采访、编辑成本及发行风险，从而使得统治意识形态迅速而广泛地进入传播渠道。

其次，美国政府和军方还积极投资广告、音乐、电影、电视剧等软性娱乐节目，以有形资产投入直接保证统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且富有针对性，正如曾负责这项工作的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Affairs）夏洛特·比尔斯（Charlotte Beers）所说：“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把传播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观点融入到阿拉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大众娱乐节目中去”^[1]。而这一点在美国反恐战争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政府和军方人士时常出席影片的首映礼，这种无形的资本投入大大加强了影片的宣传力度，而政府和军方还向制片方廉价提供拍摄素材、设备、资料 and 人员，在营造影片可信度和观赏性的同时，也成功地使反恐意识形态得以迅速传播。这样制造出来的奇观化的战争影像，在后“9·11”时代的社会中大范围、多角度地影响受众并引发从众心理，正如德国学者内尔·诺依曼（Noelle Neumann）在“沉默的螺旋”理论（The Spiral Of Silence）中指出的：“大众媒介在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人们要寻求与大多数一致的意见以避免自己被孤立，所以他们往往可能支持与自己的意见不同的另一种意见（即自己认为的多数人的意见），结果可能造成社会舆论的一种假象”^[2]，也正是因为这种效果，才能保证美国官方反恐意识形态的发扬光大。

对于美国官方来讲，反恐不仅是战争行动那么简单，反恐意识形态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官方对此也是不遗余力的。相对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来说，“非领土扩张化”的策略无疑经济实惠且效果显著，用电影中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传播来取代生硬的说教与武力征服，虽然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大众仍然乐此不疲，正如文化学者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所表示的：“这种体验对现代社会中我们生存的日常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它触及了我们世俗实践的几乎所有的方面，它已经‘自然化’了，而且理所当然地进入到了体验的常规流动之中，但它依旧是一种错综复杂和有着矛盾心理

[1] 袁秀凡、张善明著，《布什家族与国家战争》，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2] 段京肃著，《传播学基础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293页。

的文化状况”^[1]。

四、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控制工具

如上文所述，美国官方对于反恐意识形态控制和宣传不遗余力，其在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中的表现也是随处可见，究其原因，电影也许并不是为控制意识形态而生的，但它的确是个好工具。

作为一种用于交换的精神产品，电影总要反映、表达和参与个人或集团的意识形态，它们只是或显或隐的区别，超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与“零度叙事”的追求直到今天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电影在大部分时间内是要遵循市场规律的，因为它是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结合体，所以就“不能把作为艺术形式的电影的历史看做是独立于作为经济产品和技术机器的电影的历史之外的东西”^[2]，应该说，好莱坞电影在两者之间找到了较为平衡的黄金分割点。

从概念性的意义上来看，电影作为大众传媒方式的一种，势必成为意识形态传递的载体。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工会、文化和大众传媒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功能是向个体灌输主流意识形态，使个体接受现存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在生产关系体系内“自愿”接受社会角色，以非武力或非强迫的方式迫使个体服从现存社会关系^[3]。随后，让-路易·博德里（Jean-Louis Baudry）发表《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深入探讨了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即电影通过对一个中心位置的幻觉式界定而构造出“主体”的同时，又在无意识状态中“询唤”出意识形态效果，“它是一种注定要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效果的机器，这个机器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说是必需的：它创造主体的幻觉活

[1] [英] 约翰·汤姆林森著，郭英剑译，《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2] [美] 罗伯特·C·艾伦、[美] 道格拉斯·戈梅里著，李迅译，《电影史：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3] [法] 路易·阿尔都塞著，李迅译，《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当代电影》，1987年，第4期。



动，并与由唯心主义的支持所生成的显著效力沆瀣一气。……由此而言，可以把电影看成是一种从事替代的精神机器。它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模型相辅相成”^[1]。这也与让-路易斯·柯莫里（Jean-Louis Comoli）《技术与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观点相吻合，它们都强调电影作为一种表达手段，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无论就电影的生产机制、电影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以至电影的基本装置而言，都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当然，电影既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也再生产这种意识形态。至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法，则并非那样赤裸的艺术教化，正如阿尔都塞所论及的：“意识形态是以一种在个体中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个体）或把个体‘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个体）的方式并运用非常准确的操作‘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的。这种操作我称之为询唤或召唤”^[2]。具体到好莱坞战争片，与统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也不外乎处在“将个体改造成主体”的过程中，对内如此，对外也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好莱坞正在严肃地传输美国文化，正在有效地将美国主义行销全球，无数的观影者通过好莱坞影像构建着美国，使美国制度化为自身的文化标准模式”^[3]。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必定存在着难以“将个体改造成主体”的非统治意识形态，甚至更激进一些的反统治意识形态，我们或称之为“反思”与“出离”，这也就形成了好莱坞战争片对立于主流的另一传统，这两极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共同构成了美国战争片的意识形态流变，也造成了一部分后“9·11”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片游走于反思与歌颂边缘的无奈。

[1] [法]让-路易·博德里著，《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载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页。

[2] [法]路易·阿尔都塞著，李迅译，《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当代电影》，1987年，第4期。

[3] 蓝爱国著，《好莱坞主义——影像民间及其工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